

## 第十回 拆開梅雪兩分明

詩曰：

世事翻雲復雨間，良緣難遂古今然。  
 達溪花落蠹夫恨，鳳凰琴空崔女憐。  
 高誼合離原不貳，鐘情生死實相連。  
 佳人端的歸才子，聚散由來各有天。

卻說柳友梅別了雪太守出來，抱琴接著，復回到棲雲菴來。靜如迎著問道：“近聞雪太守看中意的柳相公詩文，一定姻緣有分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知事體如何？”靜如道：“得相公這般才貌，也不負太爺擇婿一片苦心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遂將張、劉二生抄詩，周榮作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

靜如道：“姻緣天定，人謀何益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祇是還有一事請教，我今日去見雪公，祇道他為著令媛的事，不料他又為甥女梅小姐的事，絕不提起雪小姐之姻緣，不知何故？”靜如道：“原來雪太爺如此用心，正是他為己為人之處。老僧向日說柳相公的姻緣，不在梅邊定雪邊，今日看來，方信老僧不是誑言。這姻緣兩重，自不必說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是便是，祇恐人心難度，或者雪公另有所圖，也未可知。”靜如道：“料柳相公的才貌，瞞不過雪太爺的眼睛，縱使雪太爺看不到，那小姐的慧心明眼，安肯使美玉空埋，明珠暗棄麼？”柳友梅起初心上還有些疑惑，被靜如這一席話，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。便滿心歡喜，笑說道：“但不知小生何緣，便能有福消受此二位佳人。”

說話間，已是黃昏時候，道人張上燈來。靜如道：“柳相公可用夜飯麼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夜飯倒不消了，祇求一壺茶就要睡了，明日好返舍。”靜如就去泡了茶，送與柳友梅。柳友梅就到客房中去睡了。

次早別了靜如，回去見過母親楊氏。先把張、劉二生抄詩一事說了一遍，然後把雪太守錄科面試、請酒題詩、親許婚姻的事也細細與母親說知。楊氏夫人喜道：“吾兒素有雅志，今果遂矣。祇是姻緣已遇，功名未遂，必須金榜名標，然後洞房花燭，方是男兒得意的事。況世情淺薄，人心險惡，似張、劉小人輩，也須你功名顯達，意念方灰。不然，未有不另起風波者。今考期已近，秋闈在邇，汝宜奮志以圖上進！”柳友梅道：“謹依慈命。”母子二人，俱各歡喜。柳友梅此時也巴不能個早登龍虎榜，成就鳳鸞交，就一意讀書，日夜用功。按下柳友梅不題。

卻說雪太守自與柳友梅約為婚姻，次早就差人拿個名帖，往山陰縣來請竹相公。原來雪太守與兵部竹淇泉是同年，竹鳳阿隨叔父在京師，曾相認過，因此請他出來作媒。怎知竹鳳阿與柳友梅又是極相契誼的朋友。這一日，竹鳳阿聞知年伯來請，就一徑同差人到杭州來見雪太守。雪太守留進後衙相見。竹鳳阿道：“敢問老年伯呼喚小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雪太守道：“不為別事，我有一舍甥女，名喚如玉，就是舍親梅道宏之女，今年一十六歲了。姿容妍稚，性情聰慧，論其才貌，可稱女中學士；又有一個小女，名喚瑞雲，年纔二八，小舍甥女一歲，頗亦聰明，薄有姿色，不但長於女紅，頗亦善於詩賦。老夫因受過梅舍親之託，雖有甥女之分，一般如同己出。前日因錄科，這日偶見山陰柳友梅文才俊逸，詩思清新，是個當今才子，我意欲將二女同許雙棲。前已面囑柳生，祇不知他尊慈意下何如，因此特煩賢契道達其意。”

竹鳳阿道：“柳友梅兄才貌果是衛家玉潤，與小侄係至友，其詩文品行素所欽服。老年伯略去富貴而取斯人，誠不減樂廣之冰清矣。小侄得執斧柯，不勝榮幸！想柳兄素仰老年伯山斗，未有不願附喬者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得如此足感大幸！祇是貴縣到郡中，往返相勞，為不當耳。老夫有一回聘的禮，若其尊慈許允，即煩賢契致納。”說罷，便在袖中取出繡成的兩幅鴛鴦錦箋，遞與竹鳳阿道：“這就是回聘的禮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友梅兄未行納採之禮，何得就蒙老年伯回聘之儀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柳友梅曾在敝衙中，面詠新詩，老夫即將他佳句準為聘禮，隨命舍甥女並小女奉和原詩，以作回聘之敬。這一幅鴛鴦箋，便定百年鸞鳳友，年侄幸轉致之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柳友梅兄承老年伯如此垂愛，真恩同高厚。”二人說著話，留過小飯，竹鳳阿遂告辭起身，別去不題。

雪太守別過竹鳳阿，隨要寫書差人到福建去，報與梅道宏得知。

且說梅公自到了福建，各處剿撫，雖然寇盜漸漸平靖，那曉得閩南煙瘴之地，水土不服，又值盜賊竊發之際，風鶴驚惶，沉梅公年近六旬，氣血漸衰，哪受得這等風霜勞苦。又想著父女遠離，家鄉遙隔，心神悶悶，不半年便已過勞成疾，奄奄不起了。祇得寫書差人到杭州，來雪太守處報知。這一日，雪太守纔要寫書差人到福建去，忽報福建梅兵爺差官到，雪太守著他後堂相見。不一時差官進來拜見過，呈上家書。雪太守便問道：“你老爺好麼？”那差官掩著淚眼，祇不出聲。雪太守看來暗想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便又問道：“你奉老爺差來，必有要緊話，為何見本府祇是不言不語？”差官祇得含著淚說道：“我老爺祇為王事勤勞殷憂成疾，差官來時曾於榻前候問，已見他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這多時病體多應不起了。”雪太守聽說，方驚訝道：“原來你老爺如此大病，我這裏哪裏曉得。我且問你，你來時你老爺可有話囑咐你？”差官道：“囑咐事盡在書中，祇是臨行的時節，曾有數語囑咐道：‘骨肉天涯，死生南北，零丁弱女，賴托終身。叫差官親致雪老爺。’”雪太守聽了，不覺撲簌簌掉下淚來。不免頓足道：“道宏休矣，道宏休矣！”遂留差官在外廂伺候。

雪太守就進後衙，把家書與如玉小姐觀看。不一時，如玉小姐來了，就把家書一同開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眷小弟梅顯頓首致書於景翁大舅台座前：弟自與兄翁錢塘門分袂到閩，且喜小寇漸平，奈煙瘴瘴癘，風鶴驚惶，兼之父女睽違，家鄉遙隔，殷憂孔切，舉目靡親，人孰無情，誰能堪此？遂致奄奄不起，一病垂危。今病體莫支，轉念弱女子無成立，撫心自痛，回首淒然。兄翁若念骨肉之情，不負千金之託，如親己女，永計終身，弟雖生無以酬大德，死亦有以報知己也。臨榻草草。伏冀台原。不宣。

另有一書付如玉女兒開看，梅小姐隨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舅舅當事之如父，舅母當事之如母，事舅姑以孝，相夫子以順。我身死後，柩必歸塋。言已盡矣，汝毋自哀。如玉小姐看了，真個看一字墮一淚，心中哽咽，驚得面如土色，話也說不出。正在悲切之際，忽報梅兵爺差官到，

聽見，嚇得神魂都散，不覺悶倒在地。雪夫人與瑞雲小姐連忙來喚醒，不覺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哭了一場，瑞雲小姐看見亦為之淚下。不題。

卻說梅公臨終時節，吩咐侄兒梅從先要扶柩回金陵，安葬祖塋的。因此，訃音方至，靈柩也就到了。大船歇在錢塘門。

到了次日，雪太守不免要備些禮物去弔奠。如玉小姐也要扶柩回金陵去了。祇是慮如玉小姐無人陪伴，雪太守就叫公子雪連馨同去，就順便往金陵納個南雍，又著一能事家人伏事了雪公子。這一日，舟中奠別，好不苦楚，正是：

昔日尚生離，今朝成死別。

生離猶自可，死別復何如。

按下梅小姐的事不題。卻說竹鳳阿自領了雪公之命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回見柳友梅，將一女雙棲的事，委曲說了一遍。柳友梅道：“這事在知己前怎好假詞推託，祇是小弟與家母說來，小弟寒儒，安能有福遂消受此二位佳人。況此事已不知經了多少風波，小弟與兄闊別久了，不曾與兄細談衷曲，今日可試言之。”便將張、劉二生抄詩、周榮作弊等事，從頭至尾與竹鳳阿說了一遍。竹鳳阿道：“人心之險，一至於此，可惡，可惡！祇是雪公今日此舉，略去富貴，下交貧賤，是真能具定見於牝牡驪黃之外者。佳人難得似功名，吾兄慎勿錯過。”柳友梅笑道：“據如今看來，佳人反易似功名了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兄今日不要把功名看難，佳人就看易了，古今絕色佳人，不必皆自功名上得的，而掀天的功名富貴，反自有佳人上來的。此范蠡所以訪西施，相如所以挑文君也。兄已幸遇佳人，何患功名不遂。”說罷，便把雪太守付來的二幅鴛鴦箋遞與柳友梅，道：“這便是佳人的真跡，功名的左券了。”柳友梅接來，隨把二幅詩箋俱展開一看，祇見一幅上：

#### 《尋梅》和韻

落落奇姿澹澹容，幽香未許次人逢。

心隨明月來高士，名在深山識遠翁。

引我情深遺夢裏，思君魂斷暗香中。

一林詩意知何限，可欲乘風寄冥鴻。

又一幅上是：

#### 《問柳》和韻

臨風遙望意悠然，似與東皇合舊緣。

照酒能留學士醉，侵衣欲動美人憐。

看來月裏神餘媚，移到花間影自鮮。

珍重芳姿漫輕折，春深有意與君傳。

柳友梅看畢，卻原來就是和成的《尋梅》、《問柳》二詩，便讚道：“詩才俊逸，真不減謝家吟雪侶，果然名不虛傳。”竹鳳阿道：“祇等尊慈之命，便好回復雪公。”正說間，忽見抱琴走進來道：“學院科考在即，府裏錄科的案上，相公已是第一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小考何喜？”竹鳳阿道：“雖然小喜，然今日佳人纔遇，便已功名有基，豈不可喜！”二人說罷，柳友梅就進去與母親說知，楊氏自然允從，就把二詩珍藏好了。當晚就留竹鳳阿住下。

次早，柳友梅自己要赴考，竹鳳阿要去回復雪太守，兩人喫過早膳，正好同行，便一徑渡過錢塘江，來到杭州城。纔到錢塘門，祇見一隻大船歇在馬頭，滿船控孝。祇見雪太守的執事也在船傍。不一時，雪太守素冠素服，在舟中奠別，哭聲甚哀。竹鳳阿、柳友梅看見，不勝驚訝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忙問眾人，眾人道：“是福建梅老爺的靈柩，今日小姐扶柩回京，太爺在船奠別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原來梅公已死，這等弟輩在雪公面上，也該走遭。”柳友梅聽說，驚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正是也該走遭。”隨叫抱琴去備了些弔奠的禮物，寫了兩張名帖，一同到官船邊來致弔。二人拜過，雪太守就邀二人到自己船中來坐下，便對竹鳳阿道：“前將舍甥女的事相託賢侄，不想梅舍親遂爾去世，電光石火，能不痛惜？”竹鳳阿道：“前領老年伯盛意，已一致達柳伯母，伯母已自俯從，祇待秋闈榜發，便好諧姻。不料梅公竟爾仙遊，令甥女轉還有待了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老夫言出信從，雖然有待，舍甥女終身便百年永託矣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婿承岳父洪恩提挈，五內銘感，今聞梅岳父仙遊，心膽俱裂，始終安敢二心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我也知賢婿鐘情，非負心人可比。”說罷，柳友梅因考事迫促，祇得起身告辭道：“本該相送，因考期在邇，不敢停留，萬望鑒原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莫拘細禮，這是賢婿前程大事。”柳友梅祇得告辭，竹鳳阿也別去不題。

且說劉有美自錄科這一夜回家，乃恐雪太守查驗，好幾日不敢出頭。雪太守見張、劉二人如此行徑，一定是個小人，為此倒不提。到發案日，亦以無名字愧之。

這一日發了案，家人來報知劉有美道：“相公，府裏錄科案發了。”劉有美忙問道：“可有我的名字？”家人道：“想是不見有。”劉有美皺著眉，道：“那雪公忒也好笑，詩辭是遊戲事，我文字是是真的，為何便遺落我。”又問道：“第一是誰？”家人道：“就是柳友梅。”劉有美道：“是我？”家人道：“不是，是柳友梅相公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原來是他，我說一定是小柳了。咦，雪老、雪老！常言道：冷一把，熱一把，你看中意了小柳，為何就遺落我起來，難道我文字也是假的？”背著手，垂著頭，踱了幾踱，祇見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前日小柳送詩的時節，有兩個姓張姓李的同行，我也認得他，想也是錢塘學裏，想那日也往送詩，一定也為著雪小姐的事。何不尋他商議一商議，計較一計較。”思算已定，便吩咐家人道：“我為考事不遂，要進京納監，你為我收拾些行李停當，今日就要起身。”說罷，便到趙文華處，討了一封書薦到嚴府裏去。便回家取了行李。劉有美已斷弦過了，又無內顧之憂，一徑列杭州來等那張、李二人。

原來張良卿也為抄詩一事，仍恐發覺，倒躲在李君文家裏，叫李君文在外邊打聽風聲。這一日，劉有美去尋，恰好半路就撞見李君文，便上前深深的作一揖道：“李文兄那裏去？”李君文抬頭，認得是劉有美，便問道：“劉兄那裏去？”劉有美便道：“有事相商，特來拜訪。但這裏不是說話的所在，必竟要到尊府去。”又問道：“前日的張兄在家麼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張叔友這兩日倒也在舍下養病。”李君文就同劉有美一徑到家來，吩咐小的們去請張相公出來，劉相公在此。小的們進去說了。張良卿聽得，誤認是柳友梅，不敢出頭，小的連催幾次，躲在內書房，聲也不應了。李君文見不出來，祇得自進來道：“老張，不是那小柳，是劉有美，出來何妨？”張良卿道：“我祇道是小柳，不敢出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若是他，我已先與你回了。”張良卿便同李君文出來相見。劉有美道：“雪小姐的事已變卦了，二兄可曉得麼？”張良卿道：“小弟有些賤恙，連日杜門，未知其詳，託李兄打聽，不道幸遇伯兄。”劉有美道：“雪太守招小柳

為婿，前日錄科案上取了，他是第一，這便無私而有私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我兄一定想必是超等了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哪裏還輪到小弟，小弟已在孫山之外了。”張良卿道：“吾兄大才，為何也被遺落？這便不要怪他不取小弟了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原來兄也見屈，可惡，可惡！”李君文道：“屈已屈了，如今卻有甚計較？”劉有美道：“依小弟算計，須弄他一個大家不得，方出我氣！”張良卿道：“如何弄個大家不得？”劉有美道：“近聞朝廷有採辦宮女之說，小弟現拜在嚴太師門下，到京中可把梅、雪二小姐的天姿國色吹在他耳朵裏，梅、雪二老兒素與嚴太師作對，今梅老已死，雪老孤立無援，待他動一疏，再把雪老拿進京師，然後降一旨意，把梅、雪二小姐點進宮來，這便大家不得了。”李君文拍手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若如此，任敢那柳生妙句高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祇是到嚴府中去，須要備些禮物。別件看不上眼，必是些金珠玉玩纔動得他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既要出氣，也說不得了。”劉有美道：“若是禮盛些，還可與嚴太師處討個前程，出來還做得官哩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有明珠一顆，現具黃金十兩，拿去打杯，再拿些銀子，就央老李與我去覓些玉玩骨董，明日就同劉兄起身進京。總是如今科甲甚難，謀個異路前程也罷。”便留劉有美在家裏住下。把些銀子就央李君文去買玉玩。自己又收拾些鋪陳行李停當，僱了船，次早就同劉有美起身進京，不題。正是：

盡道人謀勝，誰知天意堅。

天心如有定，謀盡總徒然。

因這一去，有分見：

塞北他年走孤飛之才子，江南異日增落魄之佳人。

未知日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